

逢星期日出版

稿例

本報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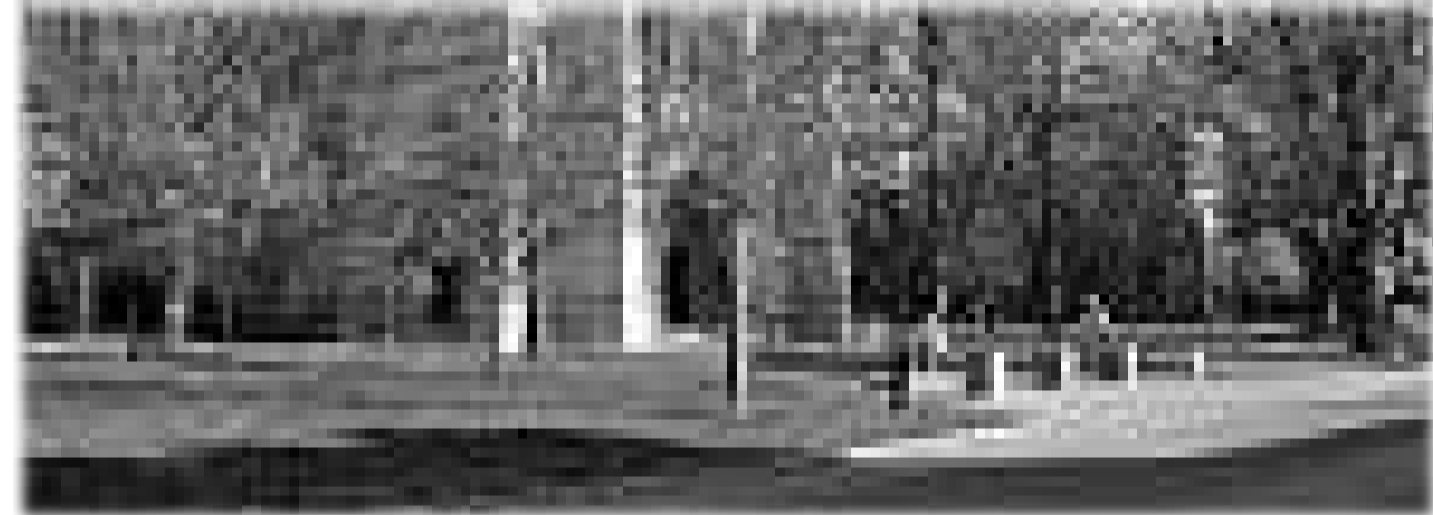
普林斯頓的秋天

(西雅圖)吳捷

到達伊利湖畔的露營地時，夜幕已掃去了最後幾縷微弱的暎照，卻遮不住一天星斗，密密麻麻把銀河深處淡淡的光彩灑到林間空地上。聽着湖水輕微而有節奏的呼吸，眼前還燃繞着一路來繽紛的秋色，知道這秋色從俄亥俄一直鋪展到新澤西，在大平原蕭疏爽朗的林野中鋪開一匹色澤瑰麗的長錦。我在從俄亥俄赴普林斯頓大學訪友的途中，雙眼饜饜半日的秀色，已經有些累了，卻又給清涼帶冰晶的月色吸引。「蘇必利爾密歌歌根，休倫伊利在中間，安大略在東邊。」初中時地理老師教五大湖的各稱時，告訴我們這個歌謠，還是她當年的老師傳授的。而老師們不曾想到，十幾年後有個學生會獨自夜宿伊利湖畔，看着初殘的月亮像籠罩了陰影的水晶球照在浩瀚如海的湖面上，默默地誦着她們教給的歌謠，毫不感到畏懼或孤獨。滿天星輝布下字宙森嚴的秘密，曠無一人的露營地上只有我看到，只有我迷惑，沉重得承受不起。

翌晨在零下的氣溫中辭別伊利湖前，到湖邊拍了幾張風景照。幾朵彤雲剛從東邊盤桓到湖面上。我的車在公路兩岸秋葉的錦緞裡飛馳，心卻已經像白鴿，翩然飛到秋山秋樹之外的普林斯頓。要拜訪的朋友是在科羅拉多州和西雅圖的學姐，如今執教普林斯頓大學。抵達當晚我們聊起從前的師長同窗，直到睡眼迷蒙，意猶未盡。初次相見還是在西雅圖，留着娃娃頭的和背着大書包的她如今在北美大陸的另一端昂首，卻都已正式走上講台，把當年從教授們那裡學到的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以及各種故事和歌謠再教給台下雙雙青碧色、深棕色、寶藍色的矚子。

次日她帶我參觀校園及學校附近一帶。早有人告訴我普林斯頓校園出眾的美，原來建築樣式肅穆古老，連學生宿舍也不例外。鐘樓、尖頂放射着四面八面的玲瓏，拱門、穹頂導引出幽暗花明的天地，雕塑和噴泉對引來熙來攘往的人群並不投去一瞥，嶙峋而厚實的石牆以千萬噸的沉默鎮住從古到今的爭辯，愛因斯坦這樣的鼎鼎大名迴盪在街門巷尾，藝術、宗教、文學、數學等等的冠冕閃爍在每一棟樓頂。點綴其間的是或輕盈或偉岸的七彩斑斕的樹，在正午柔曼流動的秋陽裡浮光耀金，或如夏日喧鬧惹眼的石榴花，燦爛得滿樹生輝。樹下是一片片飄落的秋天，秋天的色彩灑在一片一朵朵飄下來，落紅滿地，落黃滿地，落得蕭蕭疏疏清清爽爽，只是你永遠捉不住一片秋的影子，就像永遠留不住春的足音一樣。在科羅拉多的山間，在西雅圖無邊的雨中，在俄亥俄一望無際的平原上，我也曾尋尋覓覓，想從飄落的秋天裡看清自己的身影。然而一季又



塔樹相映襯，襄樊尤顯揚

□蔡瑞北

到達廣德寺外圍，我們不由放慢腳步了，因為眼前的景觀實在太奇特了。一般說來，大多數寺院的四周都築有圍牆，該寺何只如此？其圍牆的四面還繞以環寺壕，而且寬竟達十米、長竟達千米——幾可媲美古城古都的護城河。如此設施在全國同類建築群中，恐怕是獨一無二的了；大多數寺院前面都有山門，該寺亦然。其山門的形狀和規格甚至堪稱富麗堂皇——山門上方為裝飾性的牌樓，牌樓嵌有明代成化皇帝親題的「敕賜廣德寺」碑刻一方，山門門楣雕有二龍戲珠，山門兩側有副對聯：「地接隆中，鸞嶺千峰雲疊嶺，塔懸漢上，虎溪一派水環流。」平仄和諧，用典巧妙、表意貼切，好一副膾炙人口的對聯呀！它不啻一幅格調清新的風景畫，直把人們引入高雅的境界……

「騎馬觀山門，敲鐘開齋飯。」據說這是該寺鼎盛時期的真實寫照。由此可以想像，作為曾經是湖北省乃至中原地區的著名古刹的主體建築，那座大雄寶殿的氣勢該是多麼雄偉的呀。可是來到中心地帶，除卻殘存的牆基和柱礎，我們還能找到什麼？經打聽，我們方知原委，原來大雄寶殿早就毀於大革文化命初期。「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大雄寶殿被拆，殿裡的佛像自然自身難保。而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幾根金屋支架和幾塊塑料板拼湊而成的一間小屋，以及屋裡供奉的幾尊小得可憐的佛像……多麼破敗的景象呀！目睹此狀，誰不扼腕太息？！

大雄寶殿形近一片廢墟，至於附屬建築，除了上述環寺壕和山門稍有特色外，其他倖存的藏經樓和方丈室等都不甚起眼。那末，該寺憑什麼寶殿被評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我們心裡直犯嘀咕。不知不覺間，一座別具一格的佛塔赫然在目！看到它，不禁令人聯想起當年上午參觀過的明代襄陽王府綠影壁。該照壁係全用綠色石料雕砌而成，如今形單影隻點立在該府故址空地上，何嘗不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對比之下，我們於是有所醒悟：莫非我們又是誤把馮京作馬涼？後經一位負責人介紹，我們終於茅塞頓開，原來真正的「國保」不是廣德寺，而是該寺所屬的多寶佛塔，一如真正的「國保」不是襄陽王府，而是該府所屬的綠影壁。對此，我們不禁相視而笑……

該塔分為上下兩層，即下層的塔座和上層的塔身。那是怎麼樣的一個塔座呀？四周瀏覽，但見塔座平面呈八角形，上疊淺檐，下奠矮基，磚砌角柱，東西南北四



襄樊一景

面各設一個石砌券門，正門向南，上方石額刻有「多寶佛塔」四字。塔座內部為八角形塔室，正中砌有八角形塔心柱，東面設有通往塔座頂部平台的階梯，上方覆以攢尖頂方亭……那是怎麼樣的一個塔身呀？站在平台上端詳，但見平台上聳立着五座小塔，即四隅各有一座具有遼代風格的上方為三重檐的六角形亭式塔，形狀相同、規格相同，以及正中那座元代盛行的葫蘆狀的喇嘛塔，其高尤甚，竟達十米……簡言之，四低塔簇擁一高塔，狀若眾星捧月。

據載，我國現存的屬於此類之多佛塔只有七座，多麼彌足珍貴呀！況且，若論美觀之最，則非彼莫屬——着眼於局部，君不見兩類小塔造型秀美，比例勻稱；着眼於整體，君不見整座建築布局巧妙，結構嚴謹……總之，該塔既挺拔，又玲瓏。由於在在都充滿和諧美，因而塔在在都充滿藝術感染力。古往今來，其獨特的風采，不知吸引着多少人的視線；其非凡的魅力，不知震撼着多少人的心靈……難怪有識之士一致譽之為一座人文美學價值極高的古建築！難怪每天慕名而來的遊客總是絡繹不絕！

站在平台上繼續觀賞，這邊廂，但見喇嘛塔頂覆以銅質傘蓋，傘蓋周邊懸有若干小銅鈴——微風輕拂，叮噠作響，煞是悅耳；那邊廂，但見塔座東側立有一棵千年銀杏樹。雖然塔座高出地面只有七米，在此俯瞰，當然感受不到北宋文學家王安石在攀登江蘇鎮江金山寺塔時，那種「忽見鳥飛平地上，始驚身在半空中」的境界，因為彼塔之高度數倍於此塔座之高度，可是同樣是仰望該樹，在平台上要比在地面上真切得多。據說，該樹因明代嘉靖某年當地亢旱而不幸枯死。當時，老百姓都

以為該樹返魂乏術，豈知三年之後，該樹竟然奇跡般地復活了。更為神奇的是，從那以後，每年從暮春到暮秋這段時間，該樹碧綠絢冠的中段西側，總會長出一小撮金黃色的葉兒來……據說，這些黃葉好比皇帝賜予該樹的金質勳章。當然傳說歸傳說，可此則傳說並非無稽之談——因為有感於這種現象，有感於漢武帝遊覽嵩山時，見三古柏高大茂盛，一時心血來潮，即與分別封之為大、二、三將軍之舉措，明代嘉靖皇帝以及清代康熙、乾隆二帝不是相繼做倣，分別封該樹為「大將軍」、「護法尊」和「感應大將軍」嗎？該樹不愧為榮耀備至矣，夫復何求！

樹葉色與塔鈴聲相映成趣，堪稱極視聽之娛矣。身臨其境，誰不驚嘆於該樹之奇、該塔之美？不是說「覆巢之下無完卵」嗎？廣德寺位於襄陽城近郊，該樹迄今高達三十多米，樹幹需要四人才合抱得攏，周圍還有不少大樹，怎麼這些樹在1958年「土高爐大煉鋼鐵」時能倖免於「砍」？該塔名曰「多寶佛塔」，顧名思義，該塔佛多——全塔上下內外共嵌有45個石雕佛龕，每龕各供一尊石佛，佛像端莊、安逸，怎麼該塔在1966年紅衛兵大破四舊時能倖免於「砸」？諸如此類的事難道不是不幸中之大幸嗎？雙塔相映襯，可謂珠聯璧合。而今如此雙壁何只保全廣德寺的半壁江山，更成為襄樊市旅遊業的中流砥柱，真可謂厥功至偉。

聽講、遊覽、拍照、議論，我們忙得不亦樂乎。得以站在平台上近距離地領略該樹「萬綠叢中一撮黃」的風采，我們更是雀躍不絕。我們這群幸運兒收穫頗豐，同時無不感觸良深，一則因為該塔垂垂老矣；二則因為該塔建於明代弘治7至9年（公元1494—1496年），係磚石木結構，歷盡滄桑，如今其表面風化現象相當嚴重……老實說，我們多麼希望雙壁能永葆青春，煥發更璀璨的光彩，為襄樊市乃至湖北省的旅遊業做出更大的貢獻呵！

日暮途「遠」，依依告別廣德寺之際，我們頻頻回過頭去，看看塔樹漸去漸遠的影子，藉以表達我們的良好祝願。我們絕非自作多情，因為很難想像，塔樹相依為命，相得益彰，沒有如此雙壁，廣德寺還會如此富有吸引力嗎？襄樊市旅遊業還會如此蓬勃嗎？儘管那郡、市區擁有不少偉、做古揚，如古隆中、習家池、綠影壁、襄陽古城池及其所屬部分夫人城、王架樓以及米公祠？

龍進溪的傳說

□黃坤堯

龍進溪是一條充滿自然野趣的小溪，溪水澄澈，映着蒼翠的林木，連帶溪流都換上了青岩白石、雲影天光的迷人情調。跟長江主流黃濁的江水相比，這不遠千里而來，尋幽訪勝，為的就是尋找那失落了的、不受污染的純淨。山水如是，心靈也如是。龍進溪的得名，據說就是對岸西陵峽谷山崖上的一條龍，嶄露頭角，不想隨着大江東去，反而是掉頭撲入山中，經過一番劇烈的掙扎擺動，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也就變成紛紛飄飄的細雨了。

龍進溪深入山中，一層一層的沉積岩堆疊出磅礴的氣勢，同時也構建了悠久的歷程，大自然就是最偉大的地質紀錄。溪水中有很多小魚小蝦，草叢中也有很多甲蟲蜻蜓，躍動的生命，繽紛的彩色，這是一塊保持着原始生態的濕地，動植物品匯繁多，安居得所。就連山上的野猴群也是自由自在的，來去無蹤，猴媽媽在懷中抱着小猴，也一樣的騰挪跳躍，奔放自如。人類深化了文明的洗禮，相對來說，可能距離自然的天機日遠。仰望山上的懸樑，究竟前人是怎樣開鑿出來的？又怎樣把遺體放進去的？現代人無法解釋這麼偉大的工程，總覺得不可思議。其實，假如我們說古人的身手可能比猴子還靈活，就像蜘蛛俠似的攀爬上去，加以智慧的運用，要放置懸樑可能是輕而易舉的，不見得就有任何困難了。後來人類頭腦用多了，享受慣了，手腳屈伸難免都有所退化，加上怕高畏死，再也爬不到過去的高度，甚至可能是退化了。

山中的瀑布傾流而下，衝擊着一天星斗，水花四濺，看來這裏才真正是龍的盤居之所，身軀浸潤在蜿蜒的溪流之中，化身成一條永恆的青龍。山中有說不盡的傳說，隨着暮色四合，雨也愈來愈大了。森林浴中析出了大量的負離子能量，滋潤大地上的草樹清香，淨化了空氣，使人舒筋活絡，脫胎換骨。

現在龍進溪逐漸變成了一個戲場。河口停泊了幾條木船，靠在江岸，小伙子揚帆拉絳，活現了傳統三峽人家的峽江生活。還有溪中泛着的一條小船，寂寞的姑娘在水中招手，過路的旅客有些回應，但都沒有停步。土家族的少女在溪邊洗衣，穿着雲藍小袖的，素手輕揮，輕聲淺笑，歌韻悠揚，裝點着寂寞的江天，拍入照片之中，情韻楚楚動人。山中有幾座吊腳樓，有些還佈置成新房的模樣，么妹子唱着哭嫁歌，聲振林樾，大堆的紅衣少女穿梭往來，點綴着遊樂的隆重場面。遊客看過了，拍下了照片，可有幾分真賞的感動？黃昏的遊人散後，龍進溪回復了寧靜。聽說在某一個風雨的晚上，龍又再度起飛了，林木摧折，土石崩流，大自然千變萬化，然後又很快的換上了華裝豔服，自我炫耀一番。

春風鼓浪

(台北)張放

台北正籠罩在春節濃烈的鞭炮氣息裡，我卻在菲律賓南端的三寶瓏港，打赤膊，身穿游泳褲頭，頂着火球似的清晨熾烈陽光，搭乘機器舢舨到聖何路茲島海灘遊泳，以迎接羊年的降臨。從除夕便約了四個小青年，準備了木炭、豬肉、雞腿和汽水、啤酒，準備明晨出發。

遠眺十二裡外的聖何路茲島，猶如一個隸書「一」字，在蒼茫的波浪之間載浮載沉。小舢舨只能容納六人，我同伴中有兩個胖子，壓得舢舨東倒西歪，船輕水急，我暗自捏了一把冷汗，心想：「若是翻了船，大年初一餵鯊魚，這不是出洋相嘛！」偏是坐在身旁的胖哥，一直嘸哩哇啦跟後面船夫聊天，好像一點也不在乎的神情。

我問胖哥：「這小子哪噁哈？」胖哥用生硬的閩南話，混雜着英語告訴我，船夫是穆斯林教徒，他說這海裡有鯊魚，不過不要緊，牠們聽到馬達聲會躲避的。這些話聽了之後，更讓我渾身起雞皮疙瘩。低頭看那墨綠色海水，深不見底。若是碰上鯊魚，只要牠用嘴輕輕向舢舨一拱，我們這六個中非人民便一起落海。……正聯想着恐怖鏡頭，卻聽得胖哥捧腹大笑，笑聲將舢舨搖得直晃悠。

「笑啥？」我想開罵。「[他說你過去一定作過和尚。]」這種奇異的觀察，實在令人發笑。我轉回頭，朝那個臉色黝黑的青年船夫笑道：「你真是好眼力，俺年輕的時候進過少林寺，後來因為犯了錯誤，被老和尚趕出來了！」

通過胖哥的翻譯，只見船夫的臉一忽兒紅、一忽兒白，而小舢舨馬達突然熄了火，那個質樸而純潔的穆斯林青年船夫搖動兩下，馬達又慢慢地轉動起來，舢舨上也恢復了輕鬆的空氣。船夫嘰哩哇啦講話，不時發出暢快的笑聲。他說小龍的腿工夫高，成龍的拳頭非常厲害，但是他兩人眼小少林寺和尚比武，一定被揍得屎尿直流。這小夥子從來沒唸過書，從九歲起便往來大海之間搖舢舨維生。他在戲院看電影，看到一群身穿袈裟，一身是膽的江湖俠客，他崇拜李小龍，他夢想有一天中了彩券，或是在聖何路茲的海灘無意之間拾到二千披索，他決心搭乘輪船離開窮困的聖何路茲島，先到馬尼拉，再坐船去那遙遠的少林寺，向老和尚學「中國功夫」……聽着這位穆斯林青年的夢想，我起初微笑，繼而覺得傷悲，我年輕時候何嘗不也是充滿了迷茫奇幻的夢想？

眼前島上的椰樹、沙灘和叢林，蒙上一層模糊的朦朧的影子，猶如剛下過一場雨一樣。我聯想起四十多年前，一個外國作家在他《菲律賓紀行》中，有這樣的描述：

這裡的一切都是巨大、宏偉、奇異而夢幻似的。這裡說下雨，就下傾盆般的大雨。講椰子樹，就是巨人般的椰子樹。這裡的蝴蝶像巴掌一樣大。這裡的椰子會自己滾到自己的腳邊，飛魚會自己投到自己的甲板。這裡為幸福準備了一切，但這裡卻沒有幸福。

聖何路茲島的沙灘柔軟而沁涼。投身在清澈見底的碧波之間，真是涼爽痛快。那椰樹樹下的涼亭內，同來的小青年喝着啤酒，正在指導一個工人烘烤豬肉串和雞腿。眼前沙灘上酒浴曬太陽的遊客，盡是袒胸露背、挺着兩團白花肉彈的碧眼金髮洋人，我卻始終找不着一位島上的穆斯林教徒，難道他們躲在濃鬱的叢林間苦練「中國功夫」？

海裡魚真多。即使沿着海灘潛游，不時遇到黑色的魚群從眼前閃游而過，若不是手太滑溜，現抓到一兩條魚並非難事。剛才我在三寶瓏碼頭發現魚販，一堆約莫七條巴掌大的魚，活蹦亂跳，剛從海上捕撈上来的鮮魚，問他多少錢？他說二十披索，我搖頭跳上舢舨，那魚販返向我伸手指頭，叫價十五披索，折合台幣才十四元。若在台北的話，這一條魚也買不到。為什麼物價如此低廉的地方，卻還有這麼多貧窮的人民，難道果真像那個外國作家所說的，「這裡為幸福準備了一切，但這裡卻沒有幸福」麼？

我在海裡慢慢游泳，呼吸着夾雜腥鹹氣息的風。不提防有人從遠方游來，他那標準自由式猶如春風鼓浪，眨眼間閃近我的面前，定睛看時，眼前這個黑黝黝的傢伙不是船夫麼？

「師——父！」小黑炭朝我吼叫。我睜開滿皺紋的眼睛，向他端望，他也一面蹣跚，一面審視我，俺爺倆「張飛看刺繡——大眼瞪小眼」，不料岸上卻揚起一陣熱烈的掌聲。

「您收下這個徒弟吧。他窮的連一雙鞋也買不起，哪有路費去少林寺學武功？他誠心拜您為師，剛才

在船上，他嘀咕了半天，他真心想學中國功夫……」岸上，胖哥用閩南話、英語和甲巴卡諾方言，向我傳達了小黑炭的願望。仰望萬里無雲的晴空，陽光正照射着浩瀚的大海。面對着如此明亮的、金子般心境的穆斯林青年，我實在左右為難。若是收下這個徒弟嘛，我手無縛雞之力，太極拳只打到「白鶴亮翅」，外丹功練過半年，因為兩手難以「發動」，便又半途而廢，你說我拿什麼教導人家？但若是拒絕收下這個徒弟，那豈不傷害了他的心靈、斷絕了他美妙的夢想麼？

「師——父！」小黑炭又朝我吼叫起來。我猛地一個鴿子翻身，潛下海去，用手抓住小黑炭猴腿，泅游上岸。趁著剛烤熟的雞腿、豬肉串還熱乎，大家圍坐喝啤酒，為這位新收的徒弟而慶賀。小黑炭因為是穆斯林教徒，不能吃豬肉串，甚至連雞腿也搖手拒絕。他只是拘謹的喝啤酒，兩隻含著淚珠的眼不停地向我眼望。也許我「作賊心虛」，心裡暗自發毛，莫非這個小黑炭懷疑我是「萬金油」——虎（唬）牌的？

為了露兩招，我索性喝盡半瓶可口樂，拍淨屁股上黏附的沙粒，用着誇張的大動作，打了一段荒廢多年的太極拳。但見身旁那五個小青年，瞪目結舌，面露驚異神色，尤其是那個拜我為師的穆斯林船夫，嘴角微微蠕動，兩隻黑手不停地比劃，大概正努力默記太極拳的動作吧。好不容易打到「白鶴亮翅」，俺雙手抱拳，朝向浩瀚無垠的蘇祿海納頭一拜，只聽得樹蔭下傳來一片掌聲，原來那幾個大胸脯洋婆子為我捧場哩。

一陣陣清涼的海風迎面而來，吹得蕉葉婆娑作響。轉頭向那椰林掩遮下的內陸眺望，靜寂無聲，偶而從濃郁的叢林深處傳來一聲雞啼。聖何路茲島是荒涼的、寂靜的，猶如一塊尚未開拓的處女地。小青年耐不住寂寞，早已拾起蛙鏡，救着救生圈投向了藍天碧海之間。只有我和這個不知名的菲國徒弟，坐在椰樹蔭下，喝汽水、玩沙子，偶而抬頭瞅一眼陽光照射下的海水。我倆都沉默無言，因為誰也聽不懂對方的話。

嘩啦啦的海潮聲響，催人昏昏欲睡。我在朦朧間，聽得有人向我建議：到了那邊，出門少帶錢，不戴表，見到年輕人閃避一點。若是讓牠們發現你是台灣客，是條肥羊，他也不光天化日之下把你宰掉才怪哩。我向朋友講笑話，假使萬一碰上的話，我告訴搶犯：「要錢沒有，要命一條。爺們，你看着辦吧！」雖然嘴上說得瀟灑，幽默，但等親身走在三寶瓏街頭，心裡卻不停低聲禱告：活了大半輩子，狂風暴雨，牛鬼蛇神，俺都安然無恙，難道俺被這外國番佬剝了皮吃涮羊肉？那實在是太瘋狂了吧！……驀地，聽得有人喚我：「師父！」睜開沉重的眼皮，我發現坐在旁邊的穆斯林徒弟，向我指了一下空手腕，接着伸出三個指頭。我這才明白，我們預定返回三寶瓏的時間是三點鐘，大概剛才他看過我手上戴的浪琴牌自動手表。看起來那鬼鬼之間還是有感情的吧？

在返航途上，風浪較大，每人身上都被海水濺濕了。坐在身旁的胖哥，不住地和那小黑炭嘰哩哇啦，而且聲音稍稍激越，我偶而聽懂Taiwan這個親切而熟悉的詞彙，莫非這兩個菲國小青年也關心海峽兩岸的問題？我實在茫漠不解。

「他發什麼牢騷？」我忍不住問胖哥。經過胖哥的解释，才知道他的兩個哥哥，現在失業在家，窮途潦倒。自從海灣戰爭爆發，在中東做工的菲律賓人，陸續撤離戰火地區，他的胞兄是其中一名；另外一個哥哥原在台灣新竹一家工廠做工，最近也被遣返回了聖何路茲島。這個船夫批評台灣「不夠朋友」，既然如此，俺這個從台灣來的「師父」，當然也讓他討厭，我選收這種人當徒弟作甚！

也許小黑炭聽出我的口氣厲害，便再也不吭聲了。遠方的三寶瓏馬路、花樹掩映的菲律賓傳統樓房，逐漸清晰起來。小黑炭熄掉馬達，用力划槳上了岸，他先跳進水中，將我挽扶着走過踏脚板。臨走，我從褲袋掏出十個披索，交給他。他低垂著頭，紅着臉說聲「三客油」，兩顆烏亮的眼珠閃出感激的光芒，我的心頓時融化了……

耳畔，揚起一首菲律賓遠古的民歌：巨人帶着一塊土地，可是掉在海裡了；於是土地就碎裂成七千個小塊……其實，這七千多個大小島嶼組成的菲律賓，豈不正是整個世界的縮影嗎？